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第一輯

王雲五主編
明倪會鼎撰

明倪文正公（元璐）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明倪會鼎撰

明倪文正公（元璫）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初版

明倪文正公（元璐）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 定價新臺幣三十八元正
一元三角

撰 者 明 倪 會 鼎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發 行 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卷索引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譜中の
十有百民了同一乙也。因抗戰而中止。為日
國二十一年一二、本年飯相後、或復軍、迄二十
六年八一三之、乃抗戰終局、利司在飯、其會
決、福年、振、吾、休、一、部、分、。以、信、反、興、東、方、國、書、館、之
司、。先、後、訪、購、未、收、者、幾、十、の、數、冊、。其、中、振、方、之
信、一、百、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書、也、所、收、信、由
外、方、哲、學、書、也、千、種、。合、計、不、下、百、の、十、種、。以、所
振、加、研、究、。籍、志、年、譜、之、に、。定、於、お、家、。多、数、為

至唐五代以前，多手譜。如由後人就史官或
諸生遺書，檢錄而錄之。而宋以後，多譜之也。
其：如合治一譜，二元傳書譜，此完此完以後
自譜之也。是為年之十有餘譜之也。

今之說者，如及世譜，譜中如周籍，乃道西
東母。如亦有金史，不稱之。七家同譜，名曰籍，
以書世系，指古譜，事及籍生，以時敘世，而譜亦
有之。如道世，譜有等族，時亦時日設一因
七位，命為對同譜人，亦有同知位，公知神居里
說，計和叔才，南也。別集歌行，旅有年譜，所內

式多之等門下、連同新收也人、新心及土地者也
 多利、今計之、是二万石以上、即境の十季前未
 産之功、明考二三年、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若不到、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多、方内、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覺、方引、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之、方、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書、方、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多、方、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方、方、是二万石、若一、即經訪遺使、即計五

[illegible]

中華民国廿七年三月十日 王云五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百四十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為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為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為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為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為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為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為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為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為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為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為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為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為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為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為序。

隱南正忍川像



冕而垂紳赤帝之臣言成黼黻人則龍舉皇輿折軸
翩然上賓國士之報酬以一身是曰完人亦稱先覺
青史千秋何媿何忤孰肖爾容珠庭日角上燭斗杓
下鎮河嶽漳海黃道周贊

夫譜系者國史之根柢也蘭臺著作先蒐家乘顧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卽其人足傳而無關於宗社之存亡天命之去留則傳亦不久久亦不能發人之尙論悲思焉嘗讀睢陽傳後之書桑海遺民之錄其于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之義摹寫淋漓文章頓挫百世之下嗚咽涕泗然此猶出自他人手筆也若夫孤子操觚諸孫讐字墨和泪漬血與汗青如會稽倪公年譜有不初讀之而愜歎再讀之而泣下浪浪者乎公之學問似邵康節其孤忠粹白似諸葛君敷陳愷切如陸敬輿才猷方略如李

三百年培養之一人也公初仕時貂璫肆虐觸迂忌諱
幾致危殆及冲聖登極初旦揚輝太阿新御而宮鄰金
虎之徒尙蟠互隱伏于朝堂之左右公抗陳三疏毀要
典辨東林伸乾坤之正氣分流品之清濁王心大定國
是分明且身居講幄其所啓沃皆能裨益時政君臣遇
合懽同魚水使公而不去左右丹展隨時補救世事雖
非尙可揜持而柄臣媚嫉必欲去之以舟楫霖雨之傳
說使爲遜荒舊學之甘盤當時之論不獨爲公惜而實

爲天下國家惜也。追夫鋒車再召，單旅勤王，佐中樞而主國計，左枝右梧，心枯血竭，而虞淵之沈不可復升矣。泗水之淪不可復出矣。公惟有攀龍髯，騎箕尾，辦一死以報主耳。嗚呼痛哉！天乎！人也！其時人望所屬，有漳浦黃公山陰劉公及吾公，而三鼎足並峙，神山相望。然黃劉二公尙或迂闊不近事情，而公通達時務，真實經濟，其制虛制實八策，有明徵也。故當寧信之最深言，無不從。迨公去位，而聖明回惑，視聽易淆，其于政事也，倏寬而倏嚴，其于人才也有邪而有正，皆以無人啓沃之故。

也然則公之一身甯無關於宗廟之存亡天命之去留也哉夫涉洪濤者必藉長年之柁救膏肓者必求扁鵲之方今中流而忽掣其柁臨危而亟易其方吾不知媚嫉者之意欲何爲也書曰媚嫉之臣以殆我子孫黎民其言豈不信然歟柄臣排擠多人而最彰灼者爲吳門文公會稽倪公文公有子爲竹塢遺民所著若定陵治略先撥識餘烈皇小史諸書稱爲信史公有子爲無功先生著書尤富與鄭馬相埒卽今所撰年譜當年時事無不貫串于年經月緯之中非僅一家書也海內稱二

公子如靈光古殿璧社明珠嗚呼二公之箕裘其不墜
矣公又有墓田之錫予名祠之俎豆食報視文公更厚
天之報施不于生前而於身後不在當世而在千秋公
英魂毅魄在帝左右俯視茫茫塵土中有帶經而鋤者
乃公之裔也有不歡然而一笑乎倬方成童時于章句
之外喜聞時事見公三疏迴環誦讀幾忘寢食私錄是
疏及武侯出師表老泉辨奸論歐公朋黨論及胡澹菴
封事裝成一帙藏之篋衍塾師見之爲之大笑憶庚辰
歲朋遊越中公正在家居龍門高峙絳帳宏開四方執

羔雁而來者旅進旅退日數百人倬亦在旅進旅退之中公不知此童子爲何氏也時無功卽享盛名捧珠盤執牛耳人遙望之以爲巨公宿德不知長倬纔二歲耳亦在弱冠時也倬後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于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于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掇公數語于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故有在矣末學荒陋浮沈世俗固不敢妄學昌黎亦不能如龔聖開作文謝二君傳惟